

一九八二年三、四期合刊(总第五、六辑)

三水文史

要 目

花动一山春色
尽瘁革命 酒血西江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解放前夕三水县保警二连片断
解放前夕
爱国民主人士田竺僧
点滴录之四
马口之役
三水血防史料

西南烟丝业发展概况
解放前我县医疗事业回顾
三水一棵“菜”
三水的民歌
三水蚕桑业今昔
三水县婚礼旧俗点滴
一组人物史料



中共三水(县政府)特别
支部书记陈少陵同志遗照
(杨青山提供)

政协三水县委员会文史组
三水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合编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目 录

花动一山春色

——纪念陈少陵同志牺牲四十三周年…刘克洪执笔(1)

尽瘁革命 酒血西江

——革命烈士陈肃立生平事迹概述

.....柳 篱、陈 焕(9)

(附诗：薄奠——悼念陈肃立兄〔刘方普〕)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陈明燊口述、杨北林整理(26)

解放前夕三水县保警二连片断.....张 云(42)

解放前夕.....刘克洪(44)

沙头战斗.....潘景才(53)

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二队概况.....张 彦(55)

爱国民主人士田竺僧.....鲁 流(62)

梁士诒内阁.....梁 琴(72)

点滴录之四.....林 离(74)

谭有发传.....黎民兴(81)

“结他圣手”何大傻.....何逸梅(83)

邑人吴肇中小传.....莫 联(84)

陆兰培事略.....陆裕庸(88)

马口之役.....陆森昌、陆永雄、陈 新(90)

灶岗乡抗日的一个战役.....陆宜中(98)

西区大屠杀植汉坤(104)

三水血防史料.....许国煌、黄士龙、潘联波(105)

(一九三六年修辑三水县志活动小记.....黄耀案(138)

芦苞地区书画文物走访录.....刘 涛(139)

西南烟丝业发展概况	陈 奋(147)
民国以来西南的印刷业	陈 奋、刘卓宣(151)
两 儒 医	半工(155)
解放前我县医疗事业回顾	何逸梅、郭悦新(157)
芦苞医务行业与芦苞博爱留医院	半 工(159)
芦苞几间有名的商店	林 离(161)
雇佣兵及其他	何 魁(164)
三水一棵“菜”——独树岗来历及其他	蔡艺武(167)
三江范氏家族来源与海洲村	范道常(173)
三水的民歌	陆探芳(175)
三水蚕桑业今昔	何锡安(187)
农业气节与三水农谚	何锡安(190)
三水县婚礼旧俗点滴	黄善莹(193)
三水一些地区婚礼仪式琐谈	梁文启(198)
黄祝藁先生的《重修胥江祖庙碑记》	刘涛抄录(199)
陈元的《三水县行台书院新成停舟登三十六江楼》	刘涛抄录(201)
黄祝藁的《尤坡山记》	刘涛抄录(202)
一组人物史料	植汉坤辑(204)
三水县行台、凤岗、肄江三书院学产名称及面积表	梁琴辑(211)
解放前三水县公众团体简介	黎民兴(212)
解放前历任县长姓名简介	彭焕恩、黎民兴(215)
编 后 记	编者(218)
人物与文物史料照片十二帧	杨青山、陈 煊、 李天溢、何励志供稿(封二、封三、封底)
刊名题字	梁彭光(封面)

花动一山春色

——纪念陈少陵同志牺牲四十三周年

（根据黄哲军、谢英、潘达、叶向荣、林锋、余美庆、黎百松、梁铁、司徒敏、叶涤如、杨青山、陈慧彬、邓茵等同志及三水县党史办提供的材料及个人了解情况写成）

刘克洪 执笔

陈少陵同志牺牲已经四十三周年了。他是抗日战争时期，三水党组织恢复活动后的第一个领导人。人们回忆起他对三水党组织和革命事业的贡献，仍十分仰慕，怀念不已。

陈少陵同志是广东省台山县人。家庭出身贫苦，父亲分家时，分给他的只有一间狭窄、古老而有点破烂的房子和一斗种的田。

大革命时期，陈少陵还不足二十岁，目睹北洋军阀丧权卖国，乡村土豪劣绅横行霸道，认识到要拯救祖国，解放人民，非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道路不可。因此，他参加了台山县农民协会，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他不分日夜到各乡搞宣传，组织农会，成为台山农运中一个相当活跃的积极分子。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缉拿他。陈少陵被迫出走，逃亡到南洋，辗转来到马来亚。他在马来亚到处流浪，替庄园主种过香蕉，也在橡胶园中做过种橡胶的工人，还到淘金场中做过淘金沙工人。他在流浪、做工的日子里继续革命活动，积极在华侨工人和青年中间宣传革命道理。因此，与马来亚共产党接触，发生联系，从而参加了马来亚共

产党，成为马共党员。

与他一道活动的有马共党员王君烈等人。陈少陵加入马共后，刻苦自学马列主义和文化，取得较高水平，加上他的作风纯朴，以诚待人，与群众关系融洽，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一九三四年前后，因频繁的革命活动被暴露，被马来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缉捕。陈少陵和王君烈等马共党员和进步群众程志青、杨七等人离开马来亚，转移到澳门活动。

陈少陵到澳门后，打算以澳门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他动员伯父资助，并把他与李莲英女士结婚时礼物金项链卖掉，与王君烈、程志青、杨七和弟弟陈长泮（他参加澳门进步团体世界语学会和抗日救亡歌咏团）等人，先合设书摊，后在澳门板樟堂街开办一间书店，名叫小小书店，售卖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国内外文学名著和各种进步报刊。这书店是当时澳门唯一出售进步书刊的书店。

陈少陵以书店为阵地，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积极宣传党的革命思想，使书店成为团结、教育澳门教师、学生、店员工人中进步力量的据点。他积极寻找中国共产党，并培养谢英等人入党。这些表明，陈少陵同志不管在处在任何情况下仍不忘身负革命重担，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极其可贵品质。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救亡的高潮，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使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陈少陵积极遵循党的路线，以书店为据点，与在澳门岐关汽车运输公司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廖锦涛等人组织起“读书会”、“抗日救国会”和“抗日小组”，并担任理事，抓组织工作。以后，又以书店为据点，组织半秘密性

“质的抗日救亡歌咏团”。

陈少陵作风正派，待人和蔼可亲。他十分关心穷苦工人的疾苦，多次发动捐款救济贫苦工人，为贫病而死的工人殡葬。一九三六年，一个名叫邹庭的做邮递工作的读书会员不幸患肺病去世，他家境穷苦，无力殡葬。陈少陵动员进步群众捐钱为邹庭料理了丧事，并组织追悼会。事后，还募捐一笔钱给邹庭遗属作为生活费用。不久，他弟弟陈长泮患伤寒病不治身亡。澳门进步群众一百多人送殡，在澳门关闸外举行追悼会。陈少陵在追悼会上号召大家“团结爱国，不做亡国奴”。一九三七年初，他支持一间烟厂工人向资本家斗争，合理解决工人工资。他平日对待来书店购书青年，热情接待，甚至不时请他们到店堂内促膝谈心，教育他们；对购书有困难的青年，他常送书给他们。陈少陵赢得澳门进步群众的尊敬和爱戴，都愿意与他交朋友，并以能做上陈少陵的朋友感到荣幸。

一九三六年夏，陈少陵与常来书店购书的叶锦泉相识，以后逐渐相知，有密切来往。这叶锦泉就是抗日初期改名为叶惠民，后又改名为叶向荣的纵珠南三独立大队的政委。叶锦泉同志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在中山县工委任组织干事。他经常去澳门小小书店选购进步书报，因而了解到陈少陵的情况。经他向中山县工委反映，一九三七年夏秋间，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同志决定，并经中山县工委批准，派叶锦泉同志到澳门接收了陈少陵同志的党组织关系，由马共转为中共。陈少陵同志因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陈少陵自从找到中国共产党以后，精神更为奋昂。他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与廖锦涛和留日进步学生杨岭梅（又名雪溪）、党员谢英、徐永春等筹备组织旅澳爱国青年抗日救亡

团体，准备回国内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取得澳门很多爱国青年支持。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这个团体筹建成功，取名为“旅澳中国青年回国乡村服务团（亦叫“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简称旅澳服务团）。廖锦涛因要专搞澳门各界救灾会（后廖因这个救灾会未能满足抗日需要，又以朝阳日报为中心，组织“澳门四界救灾会”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工作），旅澳服务团的事务由陈少陵、杨岭梅负责。这时从日本被驱逐出境回到澳门办濠江中学的包华（又名包哲魂，中山县人。与华侨青年工人谭洪一起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日本当局逮捕驱逐出境后与党失去联系）亦积极参加旅澳服务团的工作。陈少陵等规定该团活动为适应国内农村动员群众抗日需要，以下乡宣传，唤起民众团结抗日救国为宗旨。该团活动经费发动港澳穗各界爱国同胞捐助。澳门商会主席徐伟卿、爱国人士大陆公司经理陈直生等人都从道义上、经济上给这个团体以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旅澳服务团组建起来后，除陈少陵、杨岭梅外，成员有徐永春、杜慈（女）、李爱（女）、谢英（陈祖生）、包钢石（包华弟）、杨思挺、杨怒村、招丽芬（女、招学佩）、沈英（吕子良）、谢华、赵世芬（女）、林树贤（林锋）、冯剑青、黄哲军（黄哲君）等人。他们在澳门树人学校秘密活动，排练宣传抗日剧目，并积极向社会募捐经费、药物和书籍。派杨岭梅、包华到香港、广州筹建办事处。广州办事处由谭洪负责，香港办事处由李汉屏、苏重明负责。杨、包将组织旅澳服务团的情况向香港党的负责人连贯汇报，得到连贯的鼓励与支持。陈少陵并亲自赴港，与杨、包等一起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该团活动宗旨，宣传抗日救亡。

一九三七年十月，旅澳服务团在陈少陵、杨岭梅领导下

回国活动。该团离澳前开了一个会。陈少陵在会上分析了形势，指出国民党被迫抗战，是动摇的；只有代表全民族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是坚决抗战的核心，指出服务团要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投入抗日战争，开展敌后武装活动。该团回国后，先到江门，成员生活多靠大家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共同维持，十分艰苦，但他们十分愉快。在江门活动近两个月，对江门、新会的抗日运动产生良好影响。后来该团转移到台山，在三埠一带工作，也受到各界人士欢迎。十二月三十日，该团全部成员在三埠遭到国民党逮捕。陈少陵与杨岭梅起初没有被捕，他们知道全团人员被捕后，没有逃跑，自己来到与全团人员在一起。一九三八年元旦，陈少陵等十六人被国民党押到广州，除女团员外，全被钉上脚镣。后解到南石头监狱关押。在狱中，陈少陵镇静自如，团结同志，鼓励斗志，领导全团人员与国民党展开斗争。后经党和各界爱国人士营救，他们终于无罪释放。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共澳门特别支部工委成立。约在这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初，陈少陵的党组织关系由叶锦泉同志介绍，从中山转至澳门党组织，由澳门党组织派廖锦涛、文志源审查陈少陵的经历和社交关系，经澳门特支工委批准，接收了陈少陵的党组织关系。

陈少陵带领旅澳服务团回到澳门继续活动，与在澳门搞抗日活动的李之华（又名邬广汉，罗定县人，被西江特委书记王均予同志在一九三九年于四会、三水领导的肃托斗争中定为托匪头子。现已查明，李之华没有参加过托派组织，不是托派分子，而是一个投身抗日战争的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后，因肃托一案延续、扩大，李被逮捕判刑，一九五九年冤死青海一个劳改场）相识，为抗日救亡工作，互相来往甚密。陈

少陵积极发展旅澳服务团成员，不久，全团增至二十七人。一九三八年八月，他与包钢石带领全团人员前后分三批到中山县九区活动，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压迫、驱逐。十月，陈少陵领导该团在当地党组织和进步群众帮助下，转移到高明活动。这时，包华在澳门由余美庆同志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也到了高明。陈、包的党组织关系，也在这个月由带领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队到高明的廖锦涛带回国内转给省委，由省委转到西江党组织，交由广宁县委书记黎百松同志接收。

十一月，旅澳服务团因广州失守，经费接济不上，准备解散。适值李之华路过高明知悉此事，他建议陈少陵等参加由田竺僧（湖北省黄陂县人。一九三九年四会、三水肃托一案，被西特书记王均预定为托匪头子。现查明，田没有参加托派组织，不是托派分子，是投身抗日战争，从事反蒋活动的爱国民主人士）任处长的，国民党广东省税警总团政训处政治大队工作。陈等接受李的建议，经党批准，由李之华介绍给田竺僧（田、李是十九路军同事好友），田接收了陈少陵、包华等二十七名旅澳服务团成员加入该处工作。与此同时，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成员邓茵等八人也用旅澳服务团名义参加了田的政治大队。

陈少陵加入政训处工作后，受到田竺僧重用，与包华一起，被田任命为该处上尉视察员，领导政治大队工作。

政训处政治大队有二三百名队员，其中有十名中共党员。广宁县委因在该处成立我党的地下党支部，由陈少陵同志任支部书记。陈少陵领导该支部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吸收了潘达等一批同志入党。一九三九年三月，西特书记王均予同志把该党支部升格为特别支部，陈少陵同志升任特支书

记。陈领导该特支继续壮大党组织，发展了容天（容华）等一批先进青年入党。这年五月，田竺僧任三水县长，田要求陈少陵等人随他到三水工作，党批准陈随田往三水赴任。当时随田到三水工作的有十名中共党员，王均予因而决定在三水县政府建立党的特别支部，恢复党在三水的组织，并指定陈少陵同志改任三水特支书记。田竺僧任命他为三水县政府政工队长、视察员。

陈少陵到三水后，建立了三水特支，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三水党组织第一个领导人。他领导三水特支，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壮大三水党组织。从一九三九年五月开始，至八月肃托斗争开始时止，三水的共产党员人数已成倍地增加。这段时间由三水特支吸收入党的有杜国栋、李静山、陈明燊、叶涤如、邓燊、曹慧芬、周玉珍、陈万祥、陆衍昌、李庆玉、李伟洪、谢华、黄子云等十三人。经过几十年考验，这些党员除一部分成了落荒者外，相当部分的质量都是较高的，其中李静山、李伟洪为抗日战争贡献出宝贵的生命。

陈少陵领导三水特支积极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到国民党的部队、地方团队和行政机关中去，与三水头面人物国民党抗日县长田竺僧、抗日区长邓伯祥、地方实力派人物李杰夫、欧芳、曾仲临及国民党第四挺进纵队伍观淇等建立比较好的合作关系，推进了三水的抗日工作。他领导三水的党员和进步爱国青年克服物质上和生活上的困难，不怕危险和牺牲，活跃在抗日前线，深入广大农村，到群众中去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三水各地办夜校、办妇女识字班、组织剧团、组织壮丁队和自卫队，投身抗击日寇进攻的战斗，取得不少战役的胜利。并通过下乡接近群众，在群众中发展党组织，使党在三水生根。三水特支在陈少陵领导

下，成为三水抗日救亡的战斗核心。

陈少陵不愧是我党这个时期在三水的好领导，不愧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陈少陵是我党在三水有卓越贡献的忠诚战士！可是，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由于当时西特书记王均予同志的失误，错把好同志当坏人，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四会、三水领导开展了一场“肃托斗争”，致使陈少陵同志和几十名无辜人员一起，含冤背上托派分子的罪名达四十三年之久！“只是从前烟雨，磨灭几许英雄？”

一九三九年八月，陈少陵被王均予定为托匪之后，十月调回四会审查，内部开除党籍。还未及宣布，陈少陵同志于十二月十五日在四会白沙公干，为政治大队宣传干事邓茵同志领取汇款，不幸遇上日敌飞机袭击，中弹牺牲。牺牲时，血肉横飞，上身全部飞掉，只剩下半身。因有邓茵同志领款信件和领取到的款子，才确认为陈的遗体。陈牺牲后，引起广大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的巨大哀痛。人们不顾当时党组织不准开追悼会通知，一百多人赶去参加由田竺僧主持的为陈少陵同志举行的葬礼，同声高唱哀歌，把陈少陵同志遗体，埋葬在四会县城的野狸岗上，让人们尊敬的好同志长眠在岗上一株松树下，对着滔滔南去的西江。

陈少陵同志牺牲时，年仅三十余岁！

陈少陵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斗争水平，取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对敌狠，对己和。对革命坚贞不渝，作风纯朴，从不追求个人私利，受到党内外同志的尊敬和爱戴。就在他陷入被定为托匪的绝境时，他仍毫不动摇革命的信念。我们深切悼念这位优秀的长辈！

滔滔的西江，日夜南流。经过浩瀚的西水四十三年不断

的洗涤，终于把蒙在陈少陵同志身上的耻辱污垢涤荡干净，使这块真金终于闪显出共产主义的熠熠光辉！“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四三十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不过，“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陈少陵同志，你四十三年的沉冤，到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昭雪了，你在九泉有知，也当挥手为笑。我们的党终究是一个伟大的党啊！只有我们的党才有这么伟大的气魄起来纠正自己的失误！

安息吧，尊敬的陈少陵同志！“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你的夫人、女儿、儿子，如今都摆脱了那耻辱污垢的牵连，为催促祖国四化春天的到来，正心情欢畅地活跃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

尽瘁革命 洒血西江

——革命烈士陈肃立生平事迹概述

柳 篓 陈 焕

一、荒村一农民

陈肃立，名兑光，原西区镇南乡（今金本公社）洲头村人，一九〇六年一月出生，世代业农。早年丧父，母很干练，自耕几片薄田之外，还出外经营小本贩运以维家计。兄葵光，因连年内战，征诛苛重，远走南洋，佣工为生。陈肃立幼年聪颖，特为其母所钟爱。那时区内只有骊坑村外的仙观学校采用新学制的课本，他被送到那里，接受了几年初等的勉可说是新式的教育。

因为付不起升学的学费，陈肃立回到家里务农。那时远出外洋谋生（俗称过埠），是处于最窘迫之境才肯踏上道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连年混战不息，兵燹灾祸，民不聊生。虽然这时南方正在酝酿革命，但这清新气息没有吹进连报纸也看不到的荒村。他忍受不住眼前的灰暗，更不愿长久禁锢于这几与世隔的乡隅，在一九二四年，象他哥哥那样，飘往南洋接受茫不可知的命运的安排。

二、远走南洋的意外收获

星加坡那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来自广东的人最多，他们多是做开矿和种橡胶树的苦工，少数凭多年辛勤的积聚，经营工商业。陈肃立到后不久，就在三水县黄岗村人黄锡涛开设的“广东洋服店”中襄理店务，与黄结为知己，得黄帮助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不少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转移海外。在星加坡有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蒋维乔，成立了一个名为“佛学会”的组织，定期在郊外集会，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讨论国际形势。陈肃立参加他们举办的工人夜校，从而成为“佛学会”的成员，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他为此奋斗终生的思想基础。

三、海外归来的活动

一九三〇年，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重新战斗的艰苦年代，陈肃立以远非初来南洋时那样的精神状态回到故乡。在短短的一段蛰居岁月中，他研读了诸如马克思的

《资本论》《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宁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垂死阶段》和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经典著作和许多中外革命文学作品。这是他步入共产主义大道的重要阶梯。

鉴于当地风气的闭塞，要帮助乡亲尤其是下一代摆脱愚昧状态，首先要让他们获得最起码的文化。他返乡后第二年，便在村内独力创办一间略具规模的文学，并亲自任教。

大革命的风暴曾震撼过这个地区，当时设在马口的国民党西区区党部负责人陆艳辉和陆浮安（均九水江村人），也随同喊过“国共合作”的口号，在“清党”后的日子也没有沾上血腥。陈肃立和他们交往，有利于进行社会活动。他们吸引了附近好些知识青年，编演话剧，还常作破除旧俗，开启民智的演讲。陈肃立的讲话很有鼓动力，他渐成为众所熟悉的活动分子。这时国民党省政当局实行地方自治，开始建立区乡基层组织，他被选为西区区委会的委员驻会主持工作，第二届改为区长制，他又当选为区长。

四、被恶势力所痛恨的区长

那时候，县内存在不少代表土豪劣绅的恶势力，他们上则干预县政，下则控制地方，包揽诉讼，煽动纷争。区乡长的竞选，他们都无不全力以赴。陈肃立投入竞选，实际是对这股恶势力的斗争。他赢得许多知识青年和农民的拥护，以“异军突起”的姿态，压倒了这些拚命抢权的恶势力。九水江村，有一个以勾结官府，包揽讼词而臭名昭著的陆柱石，就为此与陈肃立结下了深仇。

他获得两届被选，是以明辨是非邪正，敢说敢做和嫉恶

如仇而赢得群众的信任。他处理区事，公正果断，乡里的纷争经他合理的调处而消弭，豪强畏惮他的刚直而暂敛凶横。当时的县府，也认为他是最干练的区长。

那时广东反动当局大开倒车，力倡读经。县长廖鹤洲（陈维周的亲家）既以力倡孝道来阿附主子，又同陈维周的帮闲如詹梦禅之流沆瀣一气，大搞占卜星相等邪道。在这样秽浊的政治气氛下，一切沉渣正好乘时浮起。在改造第三届区长中，西区上下两股恶势力扭成一股，使用各种卑劣手法，务要拔除他们认作眼中钉的陈肃立。他们阴毒地指控陈肃立“思想赤化”，以致民政厅本已圈定他的名字，换作他们所推出的刘伯鸣。

在昏沉的黑夜，魔鬼的狞笑和狂舞是毫不足奇的。横遭压抑的陈肃立，并不因此沮丧，他回到故居继续钻研革命的理论，待机而动。

五、奔赴陕北抗日军政大学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密切注视着局势变化。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消息公布后，他进行的活动虽不得详知，但据刘顺联说（刘原名颂联，现在省外贸局工作），他经常到刘所就读的三水中学学生宿舍，讲抗日形势、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故事、西安事变真相以及宣传抗日要依靠共产党领导的道理。他的儿子陈焕也确曾见过有叶剑英署名并印有“广东省抗日救国×××（这记不清）会”的笺函，聘请他加入组织，着其在当地开展群众抗日救亡工作。与此同时，三水县国民党部执委梁居正特来他家，邀他出来工作，他对这位不同政治观点的老朋友的“盛意”，婉言却谢了。

据推测，他很可能就在这段期间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七月间，陈肃立在广州广雅中学读书的表弟卢大林（镇南乡上便坑村人，后改名卢森）暑假回乡，陈肃立很赏识他们的聪明，即发动他到延安去，卢即回校，在学校党组织安排下，随同一批进步同学，悄悄地到延安去了。九月间陈肃立久已盼待的机会也到了，党决定安排他到延安去，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第四期学习。他临出发前一晚，赶到三水中学找到刘顺联要他同去，刘因未毕业而未能同行。至翌年毕业，恰巧这时陈肃立从抗大寄来了介绍信，便于七月起程。这时候，正值陈肃立南归途中。

六、领导乡邻抗击日寇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弃守。次日，敌机整天狂炸三水县城和西南镇。抗战开始后成立的民众武装（抗日自卫团）在广州沦陷前已被国民党勒令缴械解散。这时，陈肃立正好与一位同在抗大学习的同志（中山县人）一起回到故乡。他们挺身而出，于二十三日约同友人刘方普（河洲岗村人）到附近各村动员，挨村请来一二头面人物，共同商定第二天把有枪的人员集中，迎击从河口方面来犯的日寇。第二天日军抢先占领了江根至镇南新圩的制高点，架设重炮，指向西北江出口，并用机枪向各村扫射。陈肃立在仓惶之际，奔走各村，号召有枪的勇壮隐伏下来，每当小股日军到村，便予以抗击。不久日军用汽船皮筏沿江岸占据马口，向蛇洲、谢边等村滋扰，即遭到抵抗。崇本、金官、平田等乡，村大人多，日军一时不敢深入，便出动飞机，向抵抗力较强的竹山村轰炸。陈肃立这时也转移到那里，协助策划攻防事宜。大

约过了一个月左右，日军经天湖、五顶岗江岸登陆，向官员、洲边等村推进，沿途遭到截击。当迫近官员村时，受到猛烈围攻，便龟缩在小塘岗一个较高的山岗上，向各村盲目发炮恫吓，好几天不得解围，只靠飞机投送弹药食物。敌人恼羞成怒，一面经南海九江官山方面调兵增援，一面出动镇南新圩和马口之敌，加紧向各村袭击，疯狂掳掠焚杀。崇本乡乡长陆耀球带同陆少泉、陆英竹等十余人，竟无耻地挥着白旗到村前鹄候“欢迎”，不料日军并不领情，为首的敌酋，挥起军刀，把他们刺死，还将尸体推下路边的鱼塘。

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控制和凶残的焚杀下，抵抗力量逐渐减弱乃至涣散，陈肃立便转移到对岸的高要方面去。

七、在北江的抗日队伍里

由于有一道浩瀚的西江的阻隔，那时的高要还没有敌踪。陈肃立过江后，与组织接上了关系，便在新桥圩一支地方抗日武装队伍里担任领导，负责组织民工，破路防奸等工作。一九三九年一月间，组织派他回三水。当时三水党尚未恢复，回去后如何开展工作，他心中无数。当他转到广利时，该地因逼近思贤滘对岸的日军据点，过往都要受盘查。陈肃立带有在延安时的服装，还带着一顶经新桥带来的钢盔，这就引起那个对“防共”甚有兴趣的乡长的特别注意，于是他被作为“重要人犯”解送到当地的自卫团大队部。大队长马毓厚原是黄埔军校出身，因赋性率直，不屑随俗浮沉，长期赋闲。抗战军兴，才勉任此职。他讯知陈肃立的来历，慨然表示：“共产党是要抗日的，我欢迎”。立即予以优待。马毓厚有兄仰乾，在第四战区第二游击纵